

【流光碎影】

□魏敬群

济南中药商业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清朝初期,济南已成为黄河下游地区的中药集散中心,每年春夏之交举办药市会,车马辐辏,客商云集。1927年出版的《济南快览》说:“济南人民多信中医,故中国药室甚为发达,几无街无之。夏历三、四月之交,趵突泉且有极大之药市,南北各省药商多皆趋之。”当时,济南有中药室85家。其中,有创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颐寿堂、清朝康熙年间的千芝堂、清朝道光年间的济诚堂等。

趵突泉南面有药王庙,这药王庙亦创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倡建者是山东布政使孙承荣。庙内大殿正中有神农塑像,为主祀之神。神农两旁配祀岐伯、韦药王,另有雷公、秦越人(扁鹊)、长桑君、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皇甫士安、葛洪、孙思邈等十大名医列于两廊。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药王诞辰,众多药农、药商携带香烛,纸箔前来敬神的同时,亦进行药材买卖,其他商人也携带各种商品来此交易。宏济堂、千

比庙会还热闹的药市会

济南的药市会素负盛名,与河北祁州、河南禹州、安徽亳州并称为中国四大药市。当时,民间有“逛了药市会,一年不长病”的说法,因此,老百姓都乐意到这里看热闹、买东西。

芝堂等中药店的经营更是常客,他们来这里进行大宗采购。济南百姓从四面八方拥来赶会,药王庙街、趵突泉前街一带人山人海。南新街西边的药王庙和趵突泉前街路南的吕祖庙,日日好戏连台,台下人头攒动。人们看戏听曲,品尝小吃,感觉比春节的庙会还要热闹。趵突泉药市会会期一般为10至15天,客商达上万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药市会由趵突泉迁至南圩子门里的三和街一带,改称三和街药市会,也叫千佛山药市会。赶药市会的主要是东北、华北、华南等省市及山东各地的药农、药商,最远的来自韩国仁川等地。“届时各药行、药铺及一般居民均往争购。”药材成交量每年有六七十万斤,以山东的药材为主,品种上百,包括山东的灵芝、薄荷、柴胡、远志、半夏、金银花、蟾蜍、全蝎等。山东是药材大省,仅济南一地就产药用植物300多种,说是遍地药材也不为过。少时,我就曾和小伙伴一起,采摘牵牛子(黑丑、白丑)、蓖

麻子等卖与宏济堂药店。在药市会上交易的还有河南的生地、熟地、天冬,河北的甘草、黄芪、黄芩等。中成药有千芝堂的保坤丹、宏济堂的牛黄上清丸、凤山堂的坎离砂、至善堂的朱砂膏等。除了满眼的中药材,还有各种杂货、五金、农具、布匹摆摊叫卖,说书的、唱戏的、拉洋片的、耍猴的、打把式卖艺的、相面算命的也都赶来凑热闹。当时,民间有“逛了药市会,一年不长病”的说法,因此,老百姓都乐意到这里看热闹、买东西。

20世纪30年代初,老舍先生来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由于齐鲁大学离药市会很近,所以每年他都来赶会,并称它为“药集”。他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济南的药集》。老舍一进药集,便感到惊奇,他说:“药真多!一捆一捆,一袋一袋,一包一包,全是药材,全没有标签!”老舍最后说:“我很爱这个集:第一,我觉得这里全是国货……第二,卖药的人们非常安静,一点

不吵不闹……第三,我觉得到底中国药(应简称为“国药”)比西洋药好,因为“国药”吃下去不管治病与否,至少能帮助人们增长抵抗力……第四,到底是中国,处处事事带着古风:咱们的祖先遍尝百草,到如今咱们依旧是这样……第五,从今年夏天起,我一定见着马蜂窝,大蝎子,烂树叶,就收藏起来: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什么时候会生病呢!万一真病了,有的是现成的马蜂窝等,挑选一个吃下去,治病是其一,没人说你是共产党是其二。”从这段话看得出来,老舍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以及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舍先生匆忙逃离济南,走上抗战流亡路。他所喜爱的济南药集,也在日伪统治下逐年衰败。直到济南解放后,药市会才重新焕发生机。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每年的中药材上市量都在几十万斤,每年赶会群众多达几十万人次。

我曾多次赶过药市会,记得药市会还一度叫做药材交流大会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药市会自然是药材唱主角,满眼都是树皮草根,到处飘着中药的苦涩气味。卖吃食的也不少,甜沫、油条、鸡蛋包、大米干饭、把子肉、锅贴、馄饨、油旋、米粉,冒着热气,伴着吆喝声,吸引了不少顾客。那时,三和街南头的圩子墙已经拆除,文化西路还是土路。现在的山东省中医院北门外一带,搭了不少文娱演出的帐篷,里面传出音乐声、锣鼓声、喝彩声、鼓掌声。

1966年,“文革”开始,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济南药市会被迫停办。上世纪70年代末,千佛山庙会恢复,有些药农、药商便借地生财,中草药交易遂成为千佛山庙会的一项内容。



趵突泉前街曾是趵突泉药市会举办地

【名人印记】

匡山石韵

□徐可顺

匡山虽小,但名气颇大,“齐烟九点”中有其芳名。别看其山石平实,却承韵历史,“中华墨宝”里有此一说。

置身匡山公园,就会发现阳光下簇拥匡山凸起的山石,光滑圆润且精致大方。它没有黄山之石的“奇”,也没有泰山之石的“敢当”,唯一天然特性就是“文”,温文尔雅、朴实无华,历经千年而不露任何锋芒,默默地与周围的黄土山松相拥、相抱、相厮守;无声无息地与生活在其周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匡山人和谐共处。多少年来,从未曾听说有人被匡山之石拌倒摔伤的,可见其博爱胸襟、人性至极。



朱庆澜

从公园南门入,登临山腰上就会看到一处凉亭,旁边矗立着一块高约3米、宽2米的似椭圆石头,上面刻有“太白读书处”五个刚劲有力的红色大字,落款是“甲子仲秋朱庆澜”。此石虽平未见其奇,却默默为匡山之石“代言”。据考证,此石刻是1924年朱庆澜将军亲手墨宝。据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研究资料载,朱庆澜,祖籍浙江绍兴,1874年生于济南,1893年从军。在东北任职期间,收回了松花江航行权以及中东铁路百万亩土地的地亩权,还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31年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出任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会长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积极募集资金支援东北义勇军的对日作战。1932年,他为全国首部宣传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的书籍《东北义勇军》题写了书名;1934年,又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的共产党人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田汉为电影作主题歌词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谱曲时也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作为《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于是《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这就是隐藏在石刻墨宝后面的动人故事。据朱庆澜之孙朱汉回忆,当年爷爷为什么要为匡山留下石刻墨迹,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于济南的朱庆澜对久负盛名的匡山一定寄托着别样的“情思”。这或许就成他更愿意相信匡山即“太白读书处”的传闻而留下亲手墨宝加以确认最直接、最人性的解释了。

是啊,山石不言,但能见证日月,石刻不语,却会承传历史。所以说,挺起匡山的貌似不是匡山之石,而是凝结在山石腹背上的诗仙印迹及矗立在山石之后的抗日爱国将领的一段段轶事。小文至此,就以“匡山石韵”作结尾吧。

春日寻柳在历下

□钟倩

“柳是春天的报幕者。柳梢冒出的第一抹新绿,飞过千佛山,穿过大明湖,走过老街巷,向人们发出信号——春来了,春来了!”

小时候,我特迷恋家属大院对过学校里的柳树,那些柳树,树干粗得一个孩子都抱不过来,是我童年的庇护所,一串串欢笑声在树下摇来摇去,震得树上的柳叶都不安分起来。现在,我对泉畔的柳树情有独钟,大明湖畔的垂柳姿态各异,婀娜动人,曲水亭街上的柳树和街景相得益彰,宛若一阙宋词,美得让人心尖发颤;护城河沿岸的垂柳,又是另一番景致。最赏心悦目的还是黑虎泉畔、解放阁下的垂柳,他们和这座城市的百姓不离不弃,相依相偎,过着平淡的日子,书写着大城小爱。

柳是济南的诗眼,或者说,柳本身便是一首诗。“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这是李清照的怀春之情;“柳边飞鞚,露湿征衣重”,这是辛弃疾叱咤沙场的剪影;“轻黄柳线落雏燕,浅碧草痕浅乳

色半城湖”;“湖干烟柳乱毵毵,是处桃花雨半含”,王莘笔下的诗句将湖畔柳色渲染得含情脉脉,情丝缱绻;而曾巩的诗句更像神来之笔,“杨柳巧含烟景合,芙蓉争带露花开”,有种烟雨朦胧之美。这些楹联是看得见的,还有一些隐匿在历史长河中是肉眼看不到的。

再说黑虎泉畔的垂柳,仿佛弹奏着一曲曲《泉水人家》,琴瑟之音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悠扬婉约,如清泉涓涓流淌;轻柔曼妙,像柳梢头倏忽而过的煦风;激昂活力,若春姑娘们昂扬向上的Style。琴音跌宕起伏,舒缓有素,像李清照和朱淑真两位“女神”切磋时不小心遗落下的曲谱。

然而,前来打水和游玩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韵律,柳条的随喜和清泉的惠泽,是不费力气得来的精神财富。只有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外籍友人会睁着大眼睛,用蹩脚的中文问这问那,对地下涌出的泉水感到无比神奇,对淡妆浓抹,胜似江南的美景不住地伸大拇指——这一切完美得让人质

疑,让挨挨挤挤的柳叶偷听到,传来一阵阵咯咯笑声。

春日寻柳,寻的是心情,也是生命的喜悦和感动。想想看,无论是用“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招来天下无数文人墨客的诗豪杜甫,还是历下“秋柳诗社”那一大帮文学青年,还有当年那个不爱读课本的大男孩季羨林等,他们在这里停留,又离开,但是,他们的根已经扎在济南这片热土上,他们的文化血脉已经输入这座城市的肌体里。

所以,寻柳的足迹,亦是重走他们的青春路——只是,我们浮躁而浅薄的心能配得上这份美景吗?是否能收获泛着泪花的感动?

不管是否配得上,我觉得,拥有寻柳的态度,总是清醒和智慧。因为,追寻的过程,会不知不觉接受柳的熏染,生命深处的情感联结,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春的希望、柳的明亮、泉的坚强,让我们拥入大自然的怀抱,如同依偎在父母的怀里,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幸福。

爱历下 写历下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wbxst@sina.com